

# 奈良雪天一日記

●周婉窈

## 1

舊曆二月中旬，我和J君從京都搭乘近畿鐵道電車前往奈良西北郊，計劃參觀平城宮跡、藥師寺、唐招提寺，以及垂仁天皇陵。

約二十年前初訪奈良，參觀過市內的東大寺，這次打算直奔郊區。奈良地區是日本大和民族的根基所在，古蹟非常多，一天只能往一個方向走。著名的古剎法隆寺，在西南方，無法同一天拜觀。

從鐵道電車的大玻璃窗往外看，天氣晴朗，天空是均勻的淺碧色，遠處有片片浮雲。如何形容這片天空的顏色？我不由得陷入沈思。記得去年初夏從英國康橋雇

乘轎車到史坦斯第克機場，也是個大晴天，天空又高又遠，顏色很美，是典型的晴空色，如果說「今天天氣很希臘」，大概就是這這樣的天空吧。但是，若有人問道何謂「典型」的晴空色，我可要困窘萬分。在形容顏色時，我們往往必須假借他物來比擬，因此而有「天青色」、「月白色」、「緋櫻色」等說法。雖然大致可以傳達某個特定色彩，但是天青色、月白色、緋櫻色，到底是怎樣的顏色？它們在人們心中勾喚出的顏色恐怕頗有差距。要如何確實傳達這往奈良途中的天空顏色呢？即使用再好的相機拍攝都不準確，光是每次沖洗就有色差。唯一的辦法，是剪下一塊來和色票對比吧？我們對顏色的描寫是否是一種循環比喻？和循環論證差不多呢？我正想著這樣的問題，J君說：「東亞人

口真是稠密。日本尤其住得密，一路上人煙不斷。」我應道：「是啊，記得從康橋到機場，一個多鐘頭的車程，綠野連天，看不到幾戶人家。」

窗外，青空白雲之下，遠處綿延著一環青山，以此為背景，偶爾可以看到大片田園，然總是倏忽而過，又見人家，又見人家。此時是梅花綻放的季節，田隅時而可以望見一兩株盛開的梅樹，或紅染如霞，或白縵若夢；也有淺淺低垂的薄粉柔條，給人櫻花早開的幻覺。

我們在奈良下車，換乘另一路電車，於西大寺驛下車。由於從車站到平城宮跡，搭公車只需一站，於是決定走路過去。一路上看不到任何標示，讓我們這來自指標不厭其煩的東京遊客，既詫異又困惑。這麼重要的史蹟，竟然沒個標示！西

大寺是小地方，根據地圖，平城宮跡離車站不遠，J君以為一出驛門就可以一眼望見，沒想到家屋商店連成一片。我們沿著馬路走，當前頭出現一片曠野時，心想就是了，也終於看到標示。

平城京指整個城，城中的宮殿稱為平城宮。這是大和政權第一個仿中國建造的大規模「定著」京城，其前有藤原京，但規模不大，建築物大抵以和式為主，有「倭京」之稱。日本傳統建築法，依安置支撐建物的木柱的方式，可分為「掘立柱」和「礎石」兩者。前者在地面掘洞，把木柱直接埋入土中，後者學習自中國，先埋置礎石，其上安裝木柱。掘立柱建物大抵屋頂鋪葺檜木皮，稱為「掘立柱檜皮葺」；礎石建物則大抵屋頂鋪瓦，稱為「礎石式瓦葺」，一和一唐，不難辨識。平城京以仿唐式為大宗，然宮殿內若干建築仍為掘立柱檜皮葺，給人外唐內和的感覺。讀者若參觀京都的寺院，細心觀察，可以發現兩種屋頂往往比鄰而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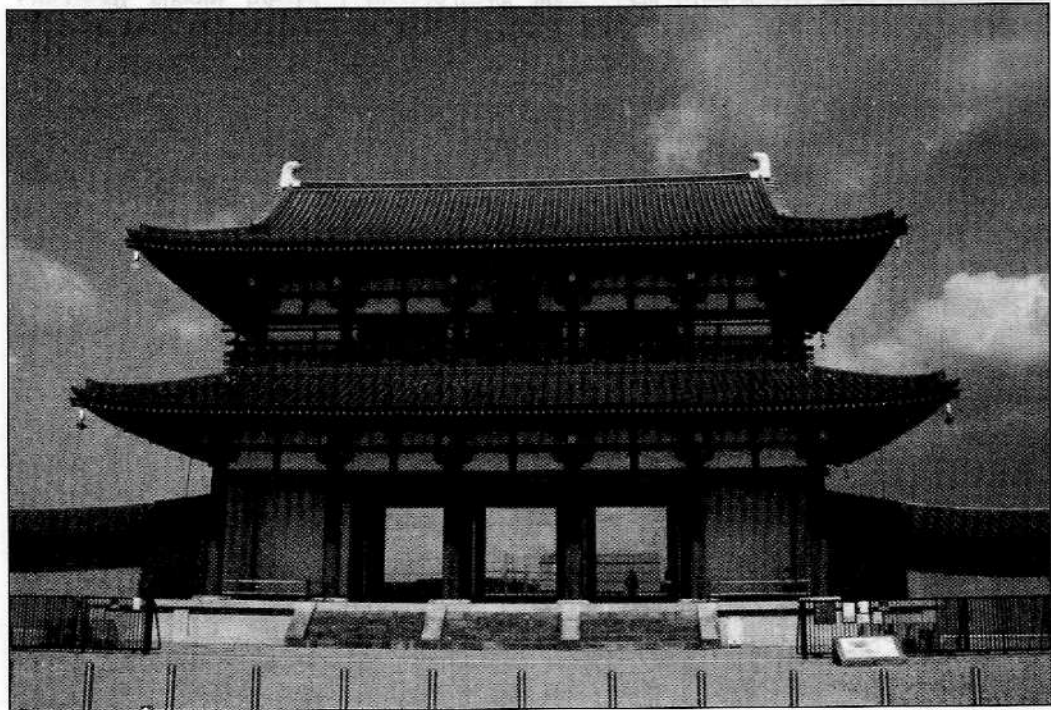
平城京說是「定著」，也還是過渡期，此點俟後說明。日本古代史一般區分為繩文時代、彌生時代、古墳時代、飛鳥時期（五九二—七一〇）、奈良時期（七一〇—七八四），以及平安時期（七八四—一一九二）。飛鳥時期積極模仿中國，佛教興盛，

大化革新發生在此一時期。此時大和王權並無固定京城，以天皇所在之「宮」為政教中心，然「宮無定所」，同一位天皇任內幾度播遷是平常之事。遷都平城京之後，是奈良時代的開始。即使花費巨大人力和資源建立了平城京和平城宮，其間也還播遷過三次，七四五年方又遷回平城京。平城京仿長安京，街道是齊整的棋盤式，宮殿坐北朝南，城有城牆和城門，宮另築有宮牆。城坊作棋盤式，居城正中的南北大路仿長安「朱雀門街」，稱為「朱雀大路」。

J君說，平城京規模很大，約為中國長安京的四分之一。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，人口約一百萬（或有謂一百五十萬者），八世紀初以大和政權能動員的人力和資源而言，建成四分之一大的長安城，的確不得了。可見模仿中國動力的強大。據推測，平城京人口大約十萬，以十分之一之人口居長安四分之一之城，城內人口稀疏，洵可想見。平城京東西四·三公里，南北四·八公里，以朱雀大路分為左京（東）和右京（西）兩部分。緊鄰左京之東另有「外京」，東西

一·六公里，南北二·一公里。東大寺位於外京東北郊，西大寺在右京西北角，各據東西一方，遙相對望。今天的奈良市區

根據考古資料和文獻「復原」的朱雀門。（周婉筠／攝影）



地屬外京，奈良時代最繁榮的左右京以及平城宮則變成郊外。換句話說，今天的奈良市中心遠比昔日的平城京小——幸好如此，否則無法進行大規模考古挖掘。想當年，從東大寺走到西大寺，可是一大段路（五、六公里）；由於昔日街坊已成郊區，我們要在平城宮當年的城內活動，處處得搭鐵道電車，共有三條鐵道從不同方向穿城而過。

遠遠望見朱雀門。抬頭看天，陽光正麗，我們決定先參觀朱雀門，再回頭參觀「平城宮跡資料館」和「遺構展示館」等。打從資料館門前經過時，一位穿藍色制服的警衛跑過來說：資料館「無料」，懇切邀請我們進來參觀。「無料」是免費的意思。我告訴他，我們先到前頭，回頭再來參觀。說是前頭，也的確是前頭，雙層高的朱雀門明白可見。只不過走起來，發現雖近而遠，沒有直路可通，須先平行而走，再繞一大段路。真是可望不可及。此時，電車一班一班打從朱雀門下馳行而過。日本鐵道電車相當講究外觀，有些車輛配色頗佳，遠看很美。八世紀的朱雀門與二十一世紀的鐵道電車，多有趣！

說是八世紀的朱雀門，其實不正確。應該說：根據考古資料與各種文獻「復原」的朱雀門。此一復原工程浩大，費時六年，於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正式開放。當時我寄

寓日本東京，碰巧看到電視的報導影片，印象中非常華麗絢爛，灰瓦白壁朱柱朱門，一眼望去，朱色最搶眼。所謂「朱色」，是日本人喜歡的帶橘色深紅，和中國的大紅很不同。（註一）朱雀門的朱雀，是四方神之一，代表南方，北為玄武、東為青龍、西為白虎，因此朱雀門是南門。這也是仿自長安，但略有不同，長安朱雀門是皇城南門，

皇城之北才是宮城，宮城南門為承天門，北有二門，包括著名的玄武門。平城宮等於合長安之皇城與宮城為一體，朱雀門為宮城之門。長安城南門是明德門，平城宮南門稱為羅城門。由於千年後此地化為「桑田」，四周遼闊，沒有現代建築來爭勝，站在石階下仰望朱雀門，對見過無數或雄偉或美觀的建築物的現代人而言，都顯得華麗，想像約一千三百年前的庶民，一無所有，平日最常見的無非是萬里平野，若得仰望朱雀門，豈不從精神上完全傾倒？他們不敢奢望走上石階一步，只能從宮牆外遠遠瞧見宮殿金碧輝煌的屋脊和鴟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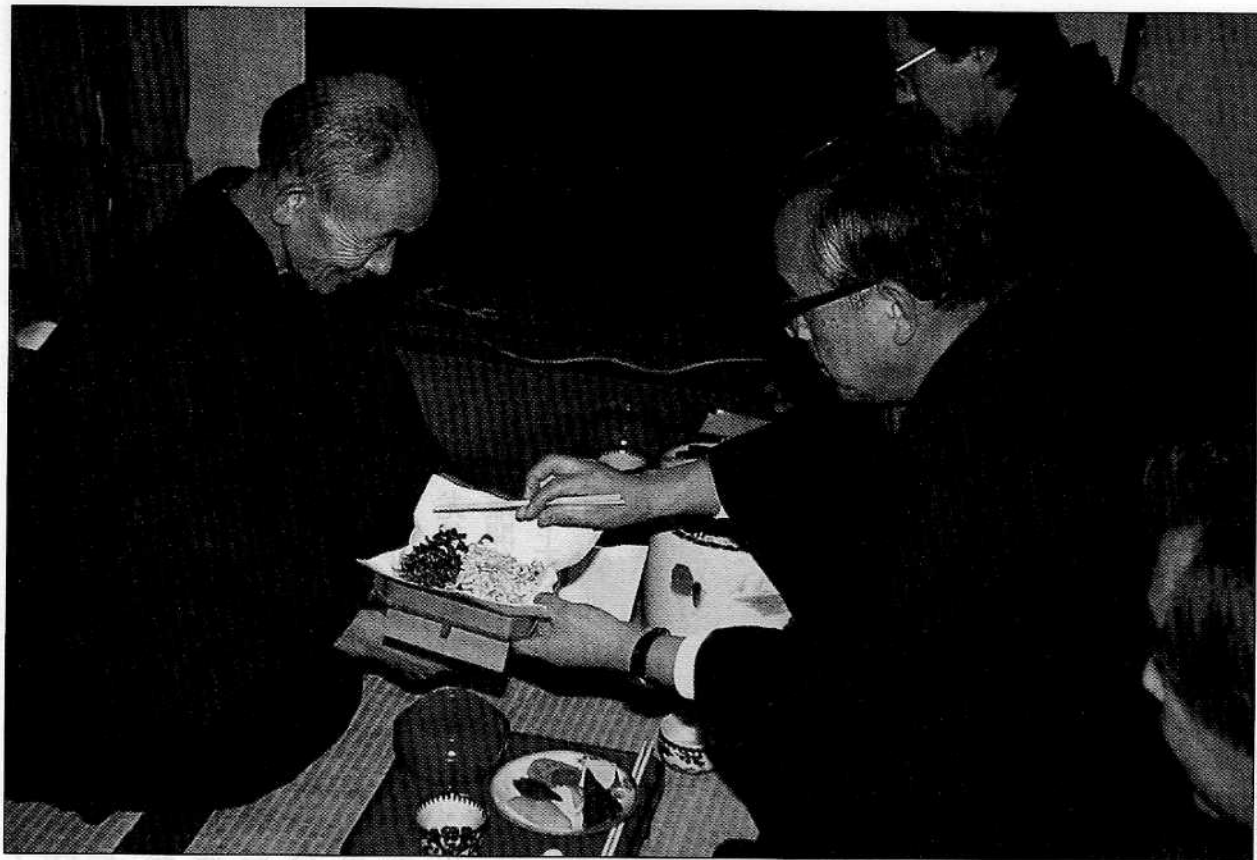
朱雀門四角飛簷各掛有銅製風鐸一只，在風中鏗鏘作響。爬上石階，三扇大門同向側開。朱漆木門鑲嵌數排金銅圓飾。數年後站在這裡往北直望，就是大極殿了，現在正在進行復原工程，裹在工程用藍色大帳棚裡。但是，鐵道就在門下，橫斷去路。將來

大概不會把距離數百公尺的平交道移到門下吧？若果移來，屆時朱雀門下就會有人群大排長龍，等待橫跨平交道，前往大極殿參觀。該是何等景觀！

這裡稱為「宮跡」是切乎實際的，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平城宮早已滄海桑田，變成一片曠野。有必要也恢復大極殿嗎？站在朱雀門上，我不禁生出這樣的疑問。大極殿是平城宮最華偉的建築，是天皇上朝，舉行即位、元旦賀禮等儀式，以及招待外國使節的所在。記得幾年前到漢城訪問，免不了要參觀景福宮。景福宮內真正存留的舊建築，其實非常少，絕大部分是復原建物，而且為了完整復原，把日本統治時期蓋在勤政殿之前的朝鮮總督府炸掉，剷除得一無所餘。這似乎又太過了，好像要藉復原歷史來剷除歷史。韓國學者也有不以為然的，但聲音出不來。

過了平交道，繞回原路。真是空曠，要費多少力氣才能把這片土地收歸國有？雖然天氣晴朗，風大，感覺很冷，加上時常須脫下手套，操作相機，手指凍得很。兩個穿著百年不變黑色立領金釦制服的中學生錯身而過，其中一位大呼：「好冷！」顏色不同的電車橫馳而過，可惜逆光，如要拍攝電車馳過朱雀門下的照片，理想的時刻應該是清晨。

平城京居民的食物，和當今日本人的相同。



走回資料館，警衛很親切，告訴我如有任何問題，義工可以幫忙。展示品以平城宮跡的考古發掘品為主，非常豐富，J君

按照順序仔細觀看。出於好奇心，我問警衛大極殿何時蓋好，他說二〇〇一年開工，預計二〇一〇年完工。這時，兩位義工湊過來，其中一位特地拿出今年二月二十九日大極殿「立柱式」照片給我。由春日大社神職人員主持，傳統立柱儀式看來很有意思。元明天皇（女帝）於和銅三年（七一〇）遷都到平城京，二〇一〇年滿一千三百年，大極殿復原工程是「平城京遷都一千三百年紀念事業」，理當於該年完工開放。日本有取一個整數，舉辦「多少年紀念事業」的誌慶作法，有時是長久性「事業」，如蓋個紀念館或圖書館之類的，連公司都如

此。義工們擔心政府預算一年一年給，不知道是否能如期完工。我心想，以日本人做事的精神，這麼重要的「紀念事業」應該不會誤期吧。

由於學者與有心人士近百年的持續努力，平城宮跡一帶數平方公里的土地得以轉為公地，從事穩定且有計畫的考古發掘，出土文物非常豐富，光是木簡就近十萬片，可以相當具體地重建歷史。「真是考古學者的天堂！」J君說：「日本人的性格非常適合從事考古發掘工作，既有耐心，又做得細。」奈良時期日本極力模仿中國，貴族的服飾以唐人為模範，女子從髮髻、衣裳，到垂地披帛，都看得出唐代貴族婦女的影響，和其後平安時期開始流行的「日本風格」很不一樣。不過，愛吃魚大概是日本飲食文化的主調。根據研究，平城京居民的主食是炊煮的米，副食有魚、海藻、蔬菜、漬物等；平民大抵以後三者為主（其影響仍歷歷在目）。館內展示一些木簡摹片，該館無恆溫恆濕設備，無法展示真品。木簡上寫著不少至今日本人還愛吃的食品，如「鮮鮭」、「荒堅魚」（乾鰹魚）、「磯鯛」、「若海藻」、「干柿子」等。木簡毛筆字頗有俊秀可觀者，友人王君擅書法，我於是說：「王君看了，會覺得不錯吧。」日本人至今仍然維持寫毛筆字的傳統，東京地下鐵若干驛站

定期展示老少幼童的書法作品，大街小巷的招牌看板，以及各種證書獎狀，仍用毛筆字書寫，非由電腦代勞。有些字稍嫌稚拙，我不知不覺養成口癖，常喃喃自語：「王君看了，會搖頭吧」，大概受到「曲有誤，周郎顧」一詞的暗示。話說回來，只有大家不顧稚拙，繼續維持一個傳統，才可能有好的東西出來。

館內訪客極少，J君是唐史專家，對同時期的日本歷史抱持濃厚的興趣，尤其喜歡看看考古出土物品，因此瀏覽甚久。離開時，我到櫃臺選購圖書和明信片。玻璃櫃上有朱雀門明信片，任選五張，日幣一百円，我挑了五張。玻璃櫃內另外有八張一套的平城京出土遺物明信片。我選了一本《平城宮跡資料館》以及一本《飛鳥·藤原京展——奈良文化財研究所創立50周年記念》，並告訴櫃臺的老太太，我另外要買一套出土遺物明信片。一位老太太湊過來，指著《飛鳥·藤原京展》一書，說買這本書即附送這套明信片。最後要把我選購的五張朱雀門明信片放進紙袋時，又說，這是「sabisu」（免費贈送）。換句話說，老太太免費送我兩套明信片。受寵若驚的我，忙不迭地向他們道謝，也向熱情的警衛道謝後才離開。走出資料館，感覺很溫暖，鄉下地方畢竟不同。我在東京參觀過許多展覽，照例買書買卡片，一

概收銀機了事。

一出資料館，發現變天了，開始下起雪來。J君帶了一頂毛線帽，正好派上用場。我出門時心血來潮，除了毛圍巾外，也把一條寬幅披帛塞到提袋裡，於是拿來圍在頭上，是淺藍色夾白菱花文樣，繞在頭上，自覺有阿拉伯人的味道。平城宮非常遼闊，南北一公里，東西一、二公里，建物距離遙遠。我們決定放棄參觀遺構展示館以及其他復原建築，留待將來。

在往車站途中，時刻過午，瞧見對街有「Food Oasis」的看板，J君說：「哈，怎麼自比沙漠。」我說：「它只把別人當成沙漠，自己可是綠洲。」綠洲類似臺北的美食街，J君繞了一圈，無法決定點哪一種。我起身一眼瞧見韓國石鍋拌飯店，決定點一客牛肉拌飯。J君也學我。下雪天吃一鍋冒熱氣的韓國拌飯，頗合適的。不過，味道與臺北的不同，都是逾淮之橘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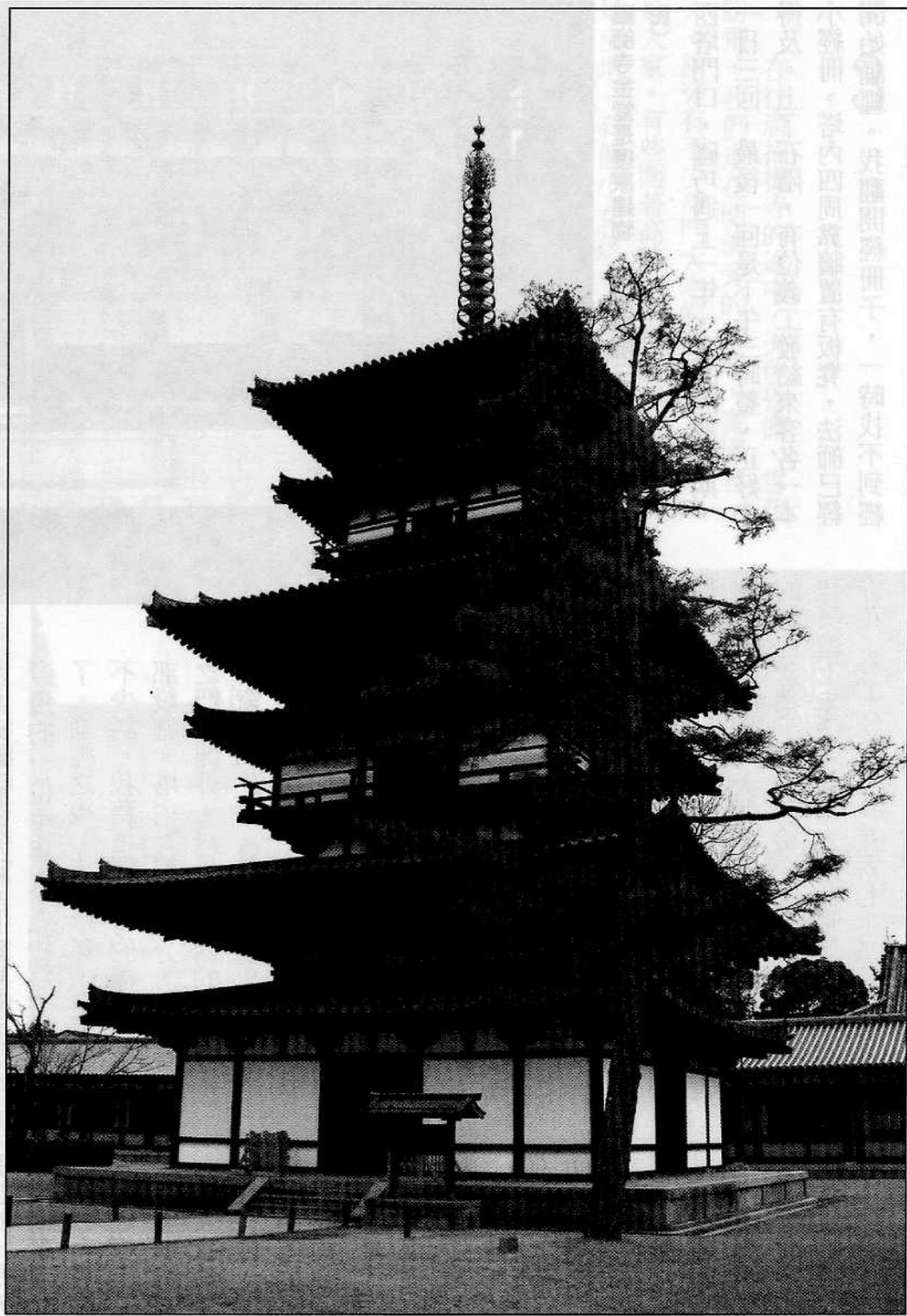
## 2

以電車停靠站而言，唐招提寺在藥師寺之前，兩處距離不遠，J君負責行程，決定先到藥師寺，再走回唐招提寺。在奈良時代，這兩個寺都在城內，中間偏西，藥師寺

占據一整個坊，唐招提寺位於鄰坊。我們走回西大寺驛，搭電車在西之京驛下車。藥師寺就在車站附近，從車站進來是後門（北門），兩排夾道梅花正盛開著，空氣冰冷。

藥師寺歷史悠久，六八〇年天武天皇發願建立藥師寺，六九八年完成藥師寺七堂伽藍，原址在藤原京，七一〇年遷都平城京後，於七一八年移來現址，以此，藥師寺的歷史比平城京還悠久。在此附帶說明，日本天皇遷都時有把建築物拆解，到新地方再以原材料重建或改建的情況。根據研究，平城京大極殿很可能是利用藤原京大極殿的材料，但建築方法不同，前者為掘立柱檜木葺，後者為礎石式瓦葺建築。遷都帶著解體的宮殿建材一起移動，和游牧民族遷徙時帶著帳棚一起走，道理差不多，只是木造建材的運送更需要人力。

藥師寺的佈局勻稱，坐北朝南，入口為南門，其次中門，進入中門之後，東西塔分別在兩側，金堂居中，其後為大講堂，一路對直。東院堂在東回廊之東。藥師寺遭罹大火，東塔幸而無恙，是國寶級建築；現存東院堂，鎌倉時代重建，也是國寶，其餘皆為復原建築。東塔有六重瓦簷，實際上是三重塔，塔頂立有修長的相輪，外形優美，灰瓦白壁，木材枯剝，典雅而帶著古樸之氣。金堂、大講堂都是復原建物，金堂供奉藥師三



藥師寺的東塔，是國寶級建築。（周婉筠／攝影）

尊像則是故物（國寶），屬於白鳳時代的作品，中爲藥師瑠璃光如來，其左爲日光菩薩，其右爲月光菩薩。白鳳時代是美術史和

文化史的分期，指一般歷史分期的飛鳥時代的後段，七世紀後半到八世紀初，以佛教文化爲中心。其後爲天平文化（八世紀），約

當我們沿著金堂邊緣，走向西塔時，有位女性義工迎面而來，朝著我們說：「西塔正開放著，平常無法參觀。」我們趕緊走到

等於一般所說的奈良時代。藥師如來像的臺座非常特別，上頭的浮雕是東西文化的大匯合，有希臘式和波斯式文樣，有印度力神裸像，以及中國四方四神。由於遠看不可能看清楚，寺方特地在後堂打開一扇門，遊客繞道後堂，即可清楚地看到臺座背面的雕刻。臺座背面北面，臺基正中的雕刻是玄武，即龜蛇合體。大講堂去年（二〇〇三）才復原完成，天井彩繪和天蓋簇新亮麗，高座（法師說法講經之用）的四方形榻榻米彷彿還聞得到稻草味。堂內供奉彌勒三尊像（白鳳至天平時代），後堂有佛足石和佛足跡歌碑（天平時代），前者爲七五三年所刻，歌碑以萬葉假名書寫。



藥師寺金堂是復原建物，供奉藥師三尊像。（周婉窈／攝影）

西塔門口，碰巧遇上一年一度的開放時期，一日三回，最後一回是下午三時整，正好來得及。上了石階，有位義工發給來客各一本小經冊。塔內四周靠牆置有板凳，法師已經開始誦經。我翻開經冊子，一時找不到經

文。J君的日語聽力落後於我，但他不愧是佛教徒之子，一下子就找著經文。法師先誦讀〈開經偈〉，其次〈如來唄〉，最後誦讀〈心經〉。誦讀

採用漢字音讀，由於日語發音變化不大，法師唸得很快，很容易跟丟。我旁邊的一位中年人，和我一樣跟丟了。誦經之後，法師中氣十足，講了不少話。我藉這個難得的機會觀賞內部設施。塔內光線不充分，除了入口之門打開外，只吊起正西的一扇二折實窗（藪戶），直細條木窗（連子窗）仍然顯著。裡頭空間不大，中間是祭壇，四方供奉不同姿勢的佛像，法師面對的是佛涅槃像。佛像之前的經几，左插花束，右為燭臺，點著蠟燭，中間是香爐，煙霧瀰漫。抬頭仰望天井，以花為主題的彩繪，相當藻麗。

西塔是復原建築，欄杆和木柱皆漆上日本朱色，形製和東塔類似，但兩座塔給人的印象全然不同。一沈靜，一絢爛。若回到奈良時代，恐怕人們看到的東塔就是今天西塔的樣子，而不是眼前的古色蒼然；只是若給一千二百多年的古老建築塗上朱漆，大概太「非常識」了！藥師寺花了三十餘年（一九六七—二〇〇三）完

成鉅大的復原工程，重現奈良時代藥師寺的風貌。三十餘年前來訪此寺，所見應該相當不同。不知道全盤復原是否比得上二古塔寂然孤立，更能引發思古幽情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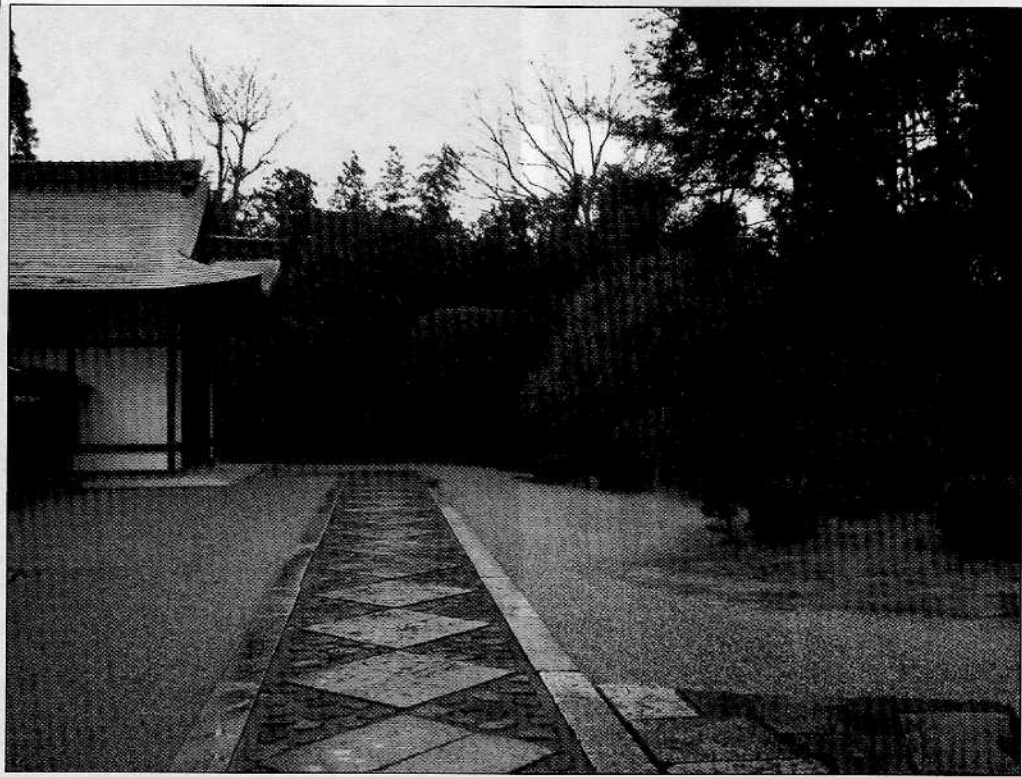
最後我們來到東院堂。這是一二八五年重建的，長方形建築，前後不深，從緣側就可以清楚看到供奉的聖觀世音菩薩像（白鳳時代），以及兩旁的四天王像（鎌倉時期）。堂內地板上立著室內禁止攝影的告示。聖觀世音菩薩像據說是日本姿勢最美的觀音像之一，天衣柔薄，飄如流水，我正凝視中，突然鎂光燈一閃，有兩位中年訪客站在緣側照相，看管的老太太馬上說：「攝影禁止！」我聽到照相的人低聲說他站在堂外之類的——意思是，「室內」禁止攝影，而他站在緣側，並沒違反規定。我心中不覺得好笑，此人大概手癢，忍不住要偷拍個一張。

如前所述，我們從後門進來拜觀，離開東院堂，方才繞到中門，從中門看金堂，更能感受藥師寺布局之美。此時雪下大了，天色無光，而金堂內燈火輝煌，更顯得華麗，據說藥師寺當時有「龍宮」之稱。遠遠瞧見月光菩薩的身影投射在背後的牆上，婀娜曼妙，線條流動有如飛天之腰身。佛教不管如何在地化，似乎總保留著印度文化的某些要素。

## 3

在往唐招提寺的途中，天色昏澹，雪花紛飛，我們走在明溝旁的小路，寬僅容一人。兩旁有不少深門大宅的舊建築，看起來是人家。有些圍著高牆，下緣剝落，看得出是土垣。有個小女孩，走在對街，走著走著，竟然走進一棟看來像江戶時期老倉庫的大房子。J君說：「真還住人呢。要看古蹟還是要來這一帶，東京再怎麼看，不過四百年。」我想起離西之原寓所不遠的和菓子「千鳥屋」本店，寬永七年（一六三〇）創業，由於是「地元」老店，喜歡光顧。以東京的店來說的確歷史悠久，但無法和京都老舖相提並論。

唐招提寺是為鑑真和上興築的佛寺。鑑真和上（六八八—七六三），揚州人，出家後至洛陽、長安修行，後返鄉傳授戒律，是江南受人崇敬的高僧。鑑真為了渡日弘揚佛法，從七四二年發願起，十二年間五次渡海失敗，在這期間雙目失明，最後終於在七五三年抵達日本。邀請鑑真赴日傳授戒律的是當時旅居中國的日本學問僧榮叡和普照。兩人跟隨日本第九次遣唐使節團至中國，該回遣唐使任命於天平四年，時為唐開元二十年（七三二），船在翌年出航。日本遣唐使之派



唐招提寺是鑑真和上興築的佛寺，圖為開山御影堂邊門入口。  
（周婉窈／攝影）

遣往往十五、六年才一次，回程時前一梯次留學僧方得有機會返國，如果錯過一次回程船，在唐土一待就是二、三十年。當時航海

技術不佳，日本傾一國之力建造的遣唐使節船，四艘一起出發，途中離散，漂流遭難是常事，其中遠颺到他地，年餘輾轉抵達中國的有之。總之，渡海成功的機率不高。鑑真以上國高僧之地位，干冒生命危險，屢試屢敗，第五次被暴風吹到海南島最南端的振州，由陸路輾轉返回揚州；失明之後，不改初衷。其精神力量之強大，千年後仍令人動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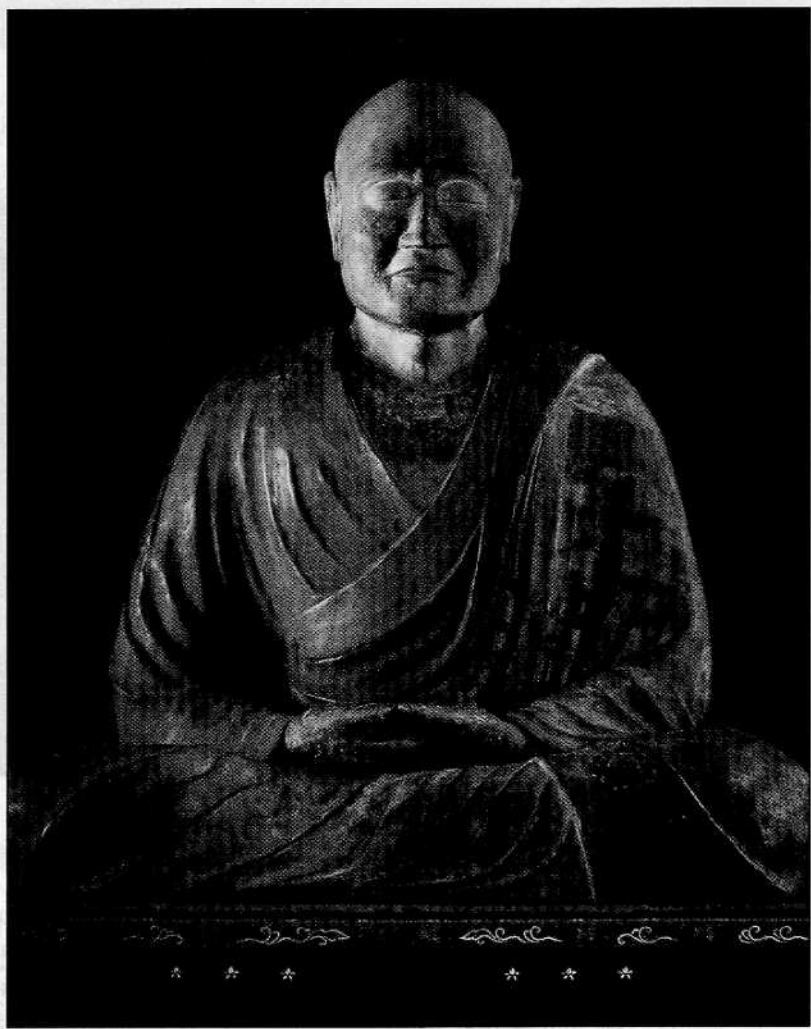
如同遣唐使節團，鑑真不是一個人渡海，也不是一艘船出航，有諸多隨行弟子和各行各工匠人等，攜帶上船的佛經、佛具、書畫等珍貴物品亦甚多。因此，萬一遭難，不止乘客葬身海上，各類寶貴物品亦永沈海底。日本小說家井上靖以鑑真和上渡海為中心寫了小說《天平之甞》，書中有位留學僧業行，在中國停留三十多年，蟄居破落寺院，每天伏案抄經，經年累月，卷帙浩瀚，最後決定把數量龐大的經卷運回日本。業行搭乘遣唐使節團四艘回程船中的一艘，該船被暴風吹到越



南，經卷不用說盡沈海底，除一二人外，同行者皆為土人殺害。我想像，如果我是業行，當花費一生心血抄寫的經卷運上船時，心中很清楚只有一半或一半多一點的機會可以安全運達日本，該是怎樣的心情呢。文明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需要多少人前仆後繼！

我為虛擬的業行落淚。但那真實的鑑真和上，又是何等不容易！業行是留學僧，有理由把一生的成果運回日本，但是鑑真沒有非到日本的理由，失明後更沒有理由。天平勝寶五年，鑑真和上一行抵達薩摩，翌年入京，於東大寺傳授戒律，受戒者以聖武太上天皇為首約四百餘人。和上在日本得到極高的禮遇和敬重。七五九年，朝廷改新田部親王舊邸為唐招提寺，以普及戒律；這是唐招提寺的來源。根據個人很有限的一點知識，鑑真抵達日本時，剛好政治上比較安定，否則如果像一些日本僧人一樣捲入醜惡的政治鬥爭，那就太可惜了。

鑑真和上像是極端珍貴的國寶，傳說是和上圓寂前不久，弟子忍基等人為他雕刻的。此一木刻金漆像，據說蘊蓄無比的精神力量。我無緣拜見，只能觀看圖片。由於金漆於凹處格外光亮，和上閉著的雙目給人特別明亮的感覺。芭蕉瞻仰鑑真和上像時，深受感動，寫下俳句：「思取綠葉兮拭御眼之零淚」（青葉しておん目の零ぬぐはばや）。



鑑真和尚的木刻金漆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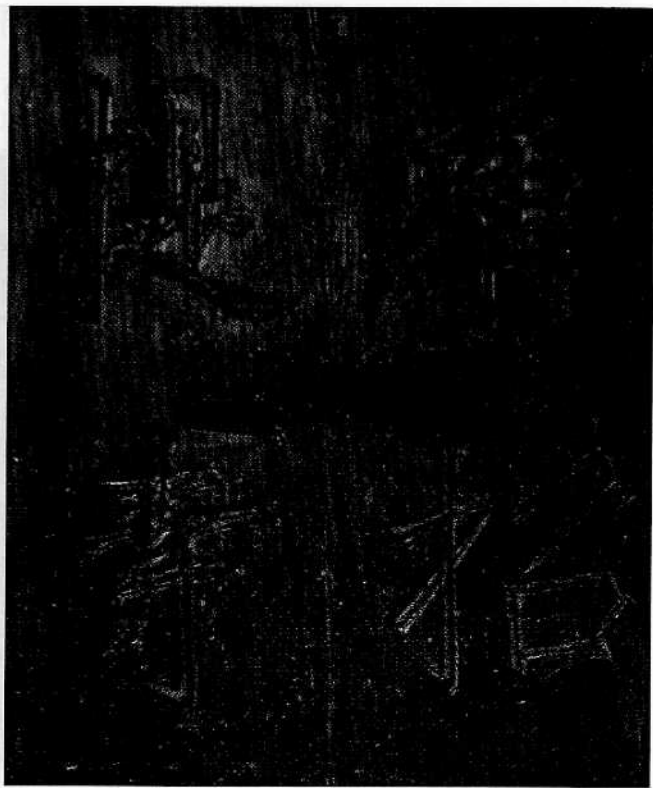
似乎在和上的容顏看到某種悲哀。我想，以無比堅毅精神渡海的鑑真和上，其精神世界不是我們可以揣度的。只是暗思，鑑真和上以傳授戒律為使命，如果知道在他圓寂後的日本，大部分寺院的法師可以娶妻喝酒，戰國時代剃度的武田信玄也照樣打仗取人首級，不知要多失望。人世間，如何而非枉然？話說回頭，日本人至今仍那麼尊敬愛慕

和上，對有關他的遺跡如此珍視，也還是令人感動的。

金堂目

前正進行「大修理」工程，全部覆蓋起來，但可從通道的玻璃窗觀看工程進行的狀況。所謂「大修理」，以外行人的話來說，就是把整個建築物解體，「抽樑換柱」後，重新拼裝回去。我

看過姬路城修理過程的影片，得知該城天守閣西大柱（心柱），高二十四・六公尺（五層樓高），重新換過。當時為了尋找適合的檜木，頗費周章，結果以樹齡七百六十五年，和樹齡六百五十六年的兩棵檜木接合而成。此刻，金堂所在地只剩得一大方坑洞，什麼也無。這種解體修理的技術，看來神奇，但一想一千三百年前，人們就可以把整座宮殿



孝謙天皇勅額「唐招提寺」。

拆下來，運到他地重建，也就算不得是現代技術。

雪越下越大，今冬東京無雪，倒是來奈良遇上大雪。雪是濕雪，空氣冰冷徹骨。經過講堂時，站在緣側的義工熱情地說：「請！請！」我擔心「新寶藏展」關門，因此搖搖頭，匆匆打從這座古色蒼然的長形建築門前走過。唐招提寺有「寶藏」和「經藏」（天平時代），是倉庫形建築，地面架高，四壁木板交叉密封，無窗。我們繞了一下，發現寶藏展在寶藏和經藏後頭的建築物中，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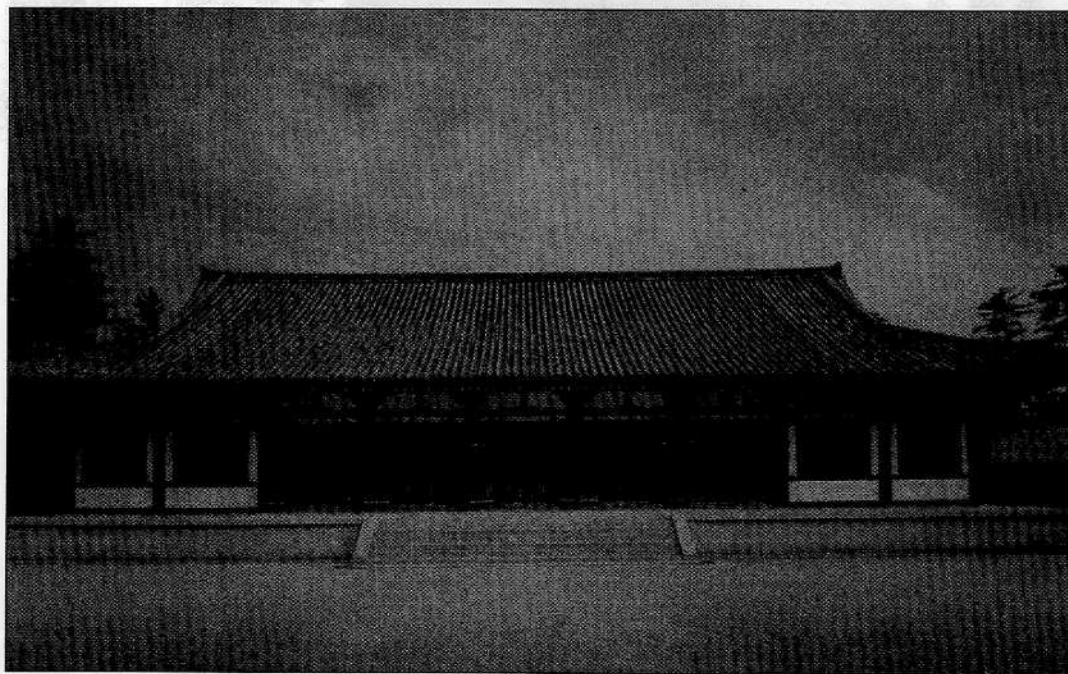
緊買票入場參觀。展品有兩件國寶，其餘都是重要文化財，以奈良時代居絕大多數（不愧為奈良古刹），其次是鎌倉時代，再其次為平安和江戶時代。佛像是展覽的重點，不少立像由一整塊木頭雕刻而成。印象最深的是，「宋版一切經」，展示四千七百九十四帖中的四帖，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宋版佛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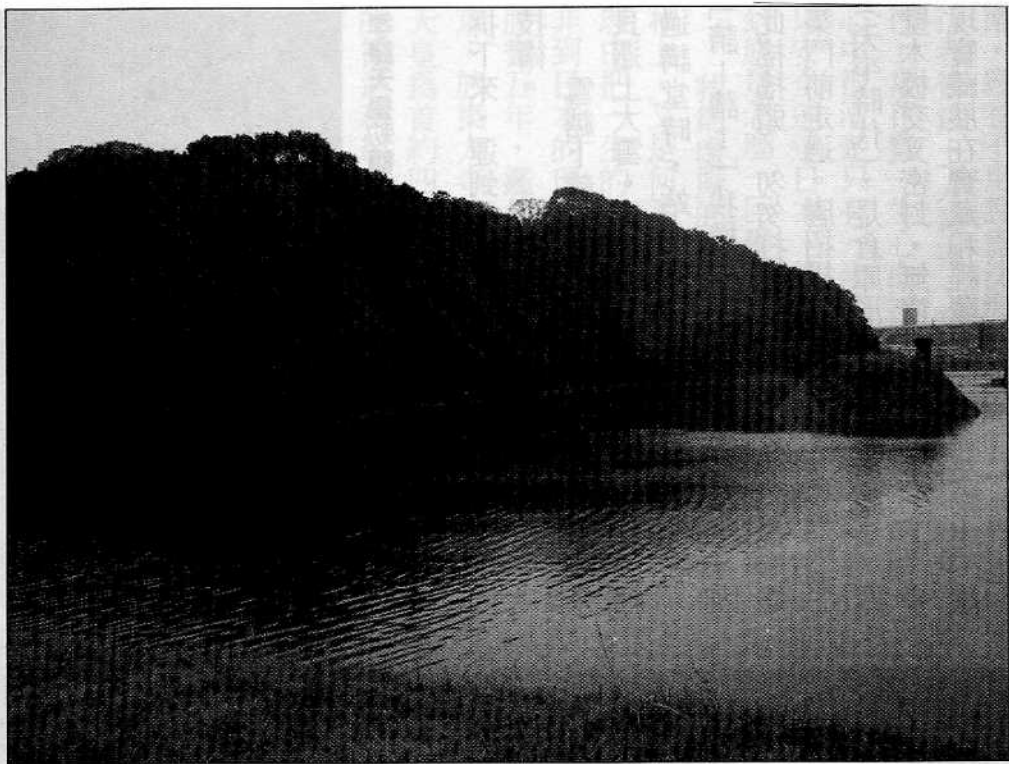
從「新寶藏展」出來，又冷又累，瞧見經藏後頭「無料休憩所」亮著燈，於是前往避寒。休憩所建築簡陋，兩側是傳統日本式玻璃拉門，這麼冷的天，拉門洞開，內無暖氣設備，裡外一樣冷。J君說：「日本人真能耐苦。」休憩所供應熱茶，喝完後自己洗好放回碗籃。我們連喝兩杯熱茶，順便買點書籍紀念品之類的。經手的是位老先生，我無小鈔，拿出一萬円，老先生似乎對自己毫無信心，一再點算，生怕找錯錢。事後J君說，老先生胸前掛著高齡就業者之類的名牌。年紀這麼大，在這麼冷的地方工作一天，真難為他了。

我們回到講堂，遠遠即看到木門都

拉上了，竟然提前十五分鐘關門，真教人失望。J君不死心，東張西望，可惜關門就是關門。講堂非常值得參觀，係平城宮朝集殿

唐招提寺的講堂是天平時代唯一存留的宮殿建築。





「寶來山古墳」大小二島。(周婉窈／攝影)

遷移過來的，是天平時代唯一存留的宮殿建築（遷移後屋頂做了更改），歷史價值特別高。根據研究，此建築物遷移過來時，應在鑑真和上生前，金堂則是和上圓寂後興建

的。既是鑑真和上生前利用過的，特別有意思，可惜錯失參觀的機會。之後，我們走到後院，希望能看看開山御影堂的建築，可惜圍在高牆內，連瞧一眼都沒辦法，只好悻然離去。開山御影堂供奉國寶鑑真和上像，大約每年有一定的對外開放時間，作為遊客，可遇不可求。

來時看到路上有幾家茶屋，原想回程時歇個腳，喝杯熱茶，沒想到一出唐招提寺，才五點多，每家茶屋都已熄燈關門了，顯然靠寺廟吃飯！沒個歇腳地，雪越下越大，到底要直接回京都呢，還是再看個天皇陵墓？從早上的大晴天到此刻的風雪交加，變化真大。我出門時少穿一件衣服，又冷又累，J君興致很高，由於難得有機會專程到奈良郊外看古蹟，我於是說：「時間還早，還是去看吧。」「垂仁天皇陵」是前方後圓墳。幾年前，日本友人塚本大道先生曾開車載我們到房總半島尋訪古墳群，該處占地頗大，但墳墓規模不大，大概是地方豪族的埋葬地。真正大規模的前方後圓墳，只在電視影片中看過，為

此J君心情愉快，腳步輕快，自嘲說：「走起路來還像三十八歲！」只是我必須拉緊不斷被風吹褪的圍頭大寬巾，一邊低頭躲襲面而來的雪片，舉步維艱。飄雪幾度吹進眼睛，是令人眼茫茫的冷。

經過鐵道平交道，走在菜圃之旁，景色有點荒涼，沿路看不到任何指標。最後終於看到一片高地，其下有看板。前方後圓墳在各種資料上有特定的標誌，J君笑稱爲「小香菇」，他說如果小香菇外加一圈框線，表示墳四週有水環繞，墳墓是個島。這個墳在大水塘中，且大島外又有個小島，是田道間守之墓，傳說他替染病的天皇尋找不老不死果物，持歸時，天皇已死，他遂悲歎而亡。聽起來像是一則天皇崇拜的原型故事。

池塘很大，中間突出一大島，旁邊果然有個小島。我們沿著水塘邊緣走，有宮內廳立的看板亭，明白寫著垂仁天皇陵。垂仁天皇是第十一代天皇，在位期推估爲西元前二十至七〇年，而古墳時代始於西元三世紀半，因此指爲垂仁天皇墳，年代過早，應該是附會才是。有此資料作「寶來山古墳」，比較切合實際。J君感嘆說，日本人甚麼都挖，就是不能挖天皇的墳墓，不然不知可以解決多少歷史問題！

我藉看板亭的屋簷避開飄雪，拍了幾張陵墓照片。當我們走到天皇陵正前方，我忍

不住想拍張正面照，於是掙扎著用左手擋開飄雪。等拍完照片，一回頭，J君悠閒地站在一棵松樹下，松下無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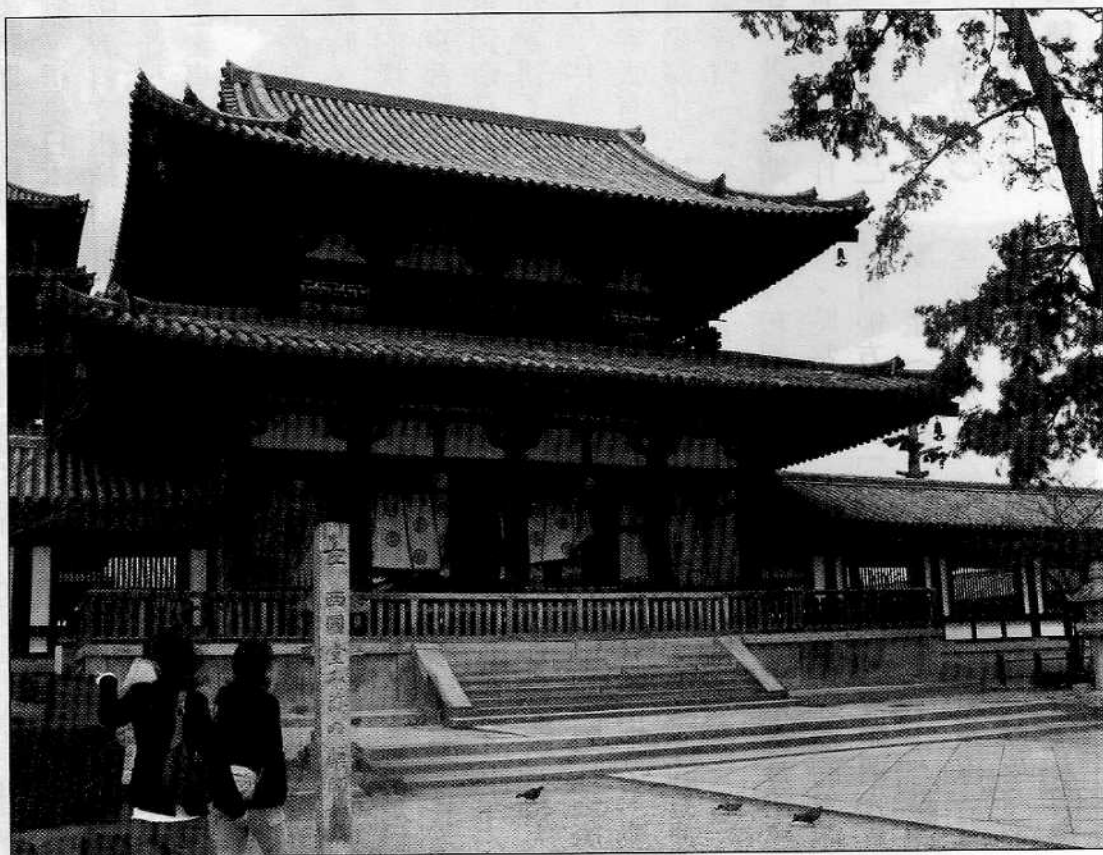
由於天色已黯，風雪又大，我們放棄沿池塘繞一圈的念頭，回頭往車站方向走。路過一家稱為某某庵的炸餅團（コロッケ，croquette）店，決定進去喝杯茶。看來像一人店，空間窄小，角落擺著典型的低矮板凳，上鋪布墊，放上外套、圍巾、提袋、相機裝備後，幾無轉圜餘地。室內有暖氣，我點了三種口味，爽口而不油膩，配上熱茶，真能恢復元氣。走時，起身整理行裝，老闆悄然從櫃檯繞出來，等著替我們拉開玻璃門。在店主細心周到的服務中，我們結束了一天的史蹟古剎之旅。最大的感想就是，有朝一日一定要再來。

## 4

兩天後再訪奈良，目的地是法隆寺。法隆寺創建在奈良時代之前。若是要沿著歷史之河作訪古之旅，應該先拜訪法隆寺，再參觀平城宮跡，但是，人認知歷史的過程往往像拼圖一樣，透過不斷熟悉手邊隨機拿到的斷片，設法拼出在時間之流內方成其可能的歷史圖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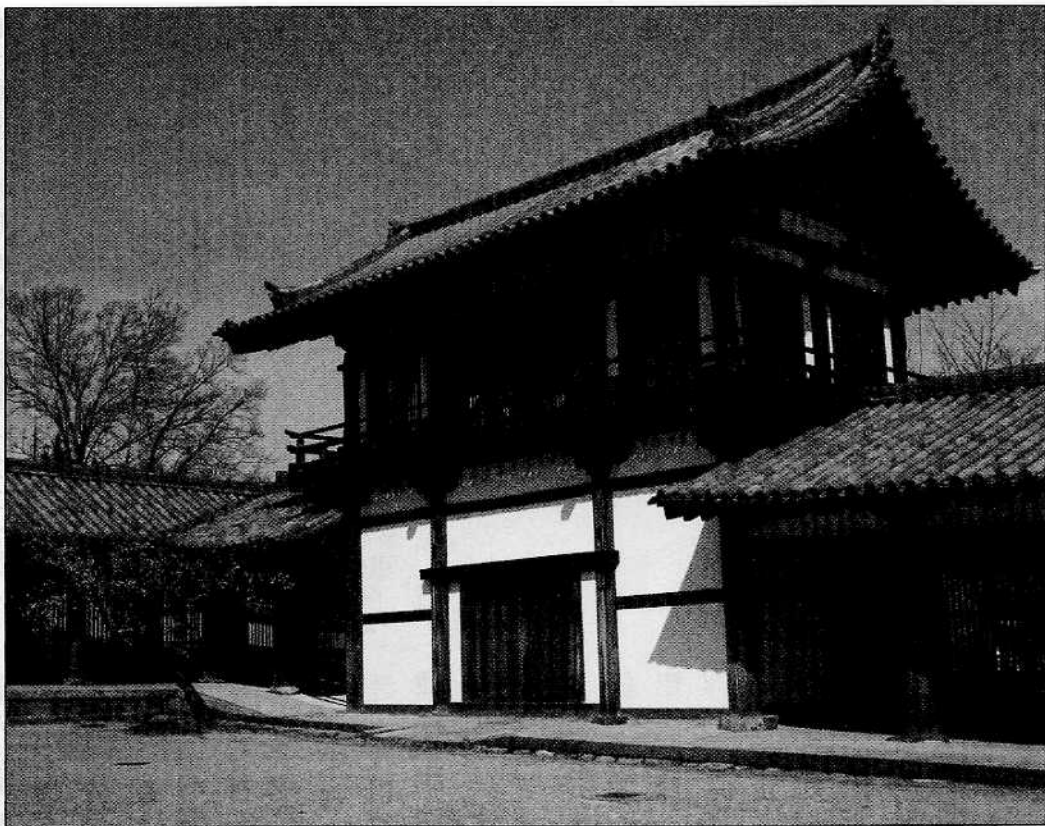
法隆寺之重要，可從歷史和建築兩方面來說。

法隆寺歷史悠久，創建於西元六〇七年，距今將近一千四百年，是飛鳥時代最大規模的佛教寺院；建築上它保有日本最古老的木造佛寺建築，而且規模相當完整。如果說藥師寺絕大部分是復原建築，法隆寺多棟主要建築則是道地的古建築。不過，自明治以來法隆寺向有「再建·非再建」的論爭。再建說主張法隆寺創建時的伽藍在六七〇年的大火中全部燒光，因此現有的古老建築是七世紀末至八世紀初重建的。非再建說則舉出證據，主張大火時現存的西堂伽藍金堂已經建成，或正在興築中，不在燒毀之列。一九三九年發現金堂和塔的舊跡，再建說遂為通說。（註二）就算再建，也是一千三百年的老建築了。木材建築不若石材建築，保存不易。中國由於社



法隆寺是飛鳥時代最大規模的佛教寺院，圖為法隆寺中門。（周婉窈／攝影）

會變動劇烈，戰火頻仍，加上其他各種因素，著名寺廟的古建築毀滅殆盡，現存最古



法隆寺幾乎每一座門、每一棟建築都是文化財，圖為鐘樓。（周婉窈／攝影）

老的木造建築是山西五臺縣南禪寺大殿，建於唐德宗建中三年（七八二），距今一千二百餘年，規模不大，周邊同期建築不存，孤

伶伶的；可能由於地處偏遠，得以倖留。法隆寺作為世界最古老，且配置相當完整的木造寺院，多少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盛唐時期的寺院規模和建築形制。這是日本第一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（UNESCO）登錄成功的「世界文化遺產」，事在一九九三年。

早上離開位於京都洛東的傳統日本旅館時，天氣頗冷，看來要下雪的樣子。我和J君搭公車到京都驛，於該驛搭乘JR電車到奈良，再換乘電車，四站就到了法隆寺驛。法隆寺所在地是斑鳩，若不是法隆寺太有名，車站應該稱為斑鳩驛才名副其實。斑鳩的發音為「いかるが」（ikaruga），飛鳥時期以漢字注和音，斑鳩有作

「伊加流我」、「伊河留我」或「以加流貨」者。一九三

六年法隆寺發行一份雙月刊《以可留我》（Ikaruga），即是斑鳩的代字。人類文明中所謂「前有古人後有來者」，是一種精神上的

聯繫，也是一種精神上的執拗。斑鳩寫成漢字「以可留我」，格外有意思，流露出後來者對前人文化遺產的賞識與決心——決心再傳給後來者。以此，當我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書庫蹉巡時，光只看到貼藍布匣脊的這四個字，還不清楚內容時，就深深被吸引。

斑鳩是聖德太子的根據地，他於西元六〇一年建造斑鳩宮，並發願於此地為父親用明天皇建造法隆寺。六〇五年太子移居斑鳩宮，法隆寺於六〇七年完成（推古十五年）。當時的天皇是推古天皇，她是用明天皇的同母妹，於五九二年繼位為天皇，是日本史上第一位女帝。推古天皇即位第二年，姪子聖德太子受封為皇太子、攝政。直至六二二年逝世為止，聖德太子主導朝政（和大臣蘇我馬子合作），其時約當中國隋代到唐初，是日本積極學習中國的政治和文化，並大力引進佛教的時期。第一次遣隋使的派遣就在這個時候。

我們一出車站，即搭乘計程車直奔法隆寺。時當正午，我和J君在法隆寺前的餐館品嚐地方名產「梅烏龍麵」，飯後順便先買點土產（以免參觀完畢，店都關了），打算送東京的友人。據說此地以「奈良漬」有名，因此買了小黃瓜之類的漬物，以及「干柿子」，不禁想起這還是千年前一般人的食

品，傳統的力量有時真是強勁。

法隆寺最大的特點是，幾乎每一座門、每一棟建築都是文化財，而且年代久遠。J君說：「小孩子在這裡跑來跑去，父母要說：小心，別撞到柱子，那可是國寶啊！」入口是南大門（室町時代），直走正對著中門（飛鳥時代），中門之內是法隆寺的中心西院伽藍，整個西院伽藍是國寶，建築物包括著名的五重塔和金堂（皆為飛鳥時代），以及大講堂（平安時代）、經藏（奈良時代）和鐘樓（平安時代）。可惜訪客無法從國寶中門進出，須由邊門買票入場，因此若不注意，可能無法體會西院伽藍布局的勻稱。藥師寺東西兩塔相對而立，金堂在中，大講堂在金堂之後；法隆寺只有一個塔，因此塔和金堂分居中線之兩旁，大講堂則直對中門，四週以迴廊（飛鳥



法隆寺的五重塔，予人愉悅的韻律感。（周婉窈／攝影）

時代）相接，東有鐘樓，西有經藏（藏經處），佈局對稱嚴整。

西院伽藍建築古老，灰瓦白壁，素淨古樸，風格統一，石礎圓木柱的迴廊，一柱深

過一柱，承著篩過直細條木窗的日影，讓人有跌入另一個時空的感覺——如果沒有一群又一群的觀光客來點醒您的話。比起兀自獨立於一群朱色復原建物的藥師寺東塔，這裡的古意毋寧是普遍的、無爭的存在。撐起迴廊的希臘式圓木柱（crasis），非常特別，是途經中亞的遙遠遺響。圓木柱底下裸露出來的礎石，形狀都不一樣，給人一種古老稚拙的感覺。日本佛寺是木造建築，最怕火災，如果瀏覽各佛寺的導覽，早期建築不是毀於戰燹，就是毀於祝融。西元六七〇年四月法隆寺遭大火，文獻稱一屋無存。五重塔的塔本塑像於七一年完成，塔本身的完工應早於此，距今約一千二百年，屬飛鳥時代前期。五重塔最上層面積是底層的一半，安定而優美，五層斜簷簡明流暢，給人愉悅的韻律感。西院伽藍以金堂年代最早，是現存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建築。金堂是二層樓建築，但有重簷，形制類似五重塔，惟較為宏麗。站在宛若中國四合院的廣庭中，有與世隔絕的靜謐之感。西院鐘樓前庭植有一棵老梅樹，枯榦綴滿白蕊。西廂經藏前庭是棵櫻花樹，梅花若謝了，就是櫻花綻放之時。

走出西院伽藍，東邊緊鄰的建築物是聖靈院（鎌倉時代），祀奉聖德太子。聖靈院後頭的綱封藏（平安時代）和食堂（奈良時代）也是國寶建築，可惜無法參觀，深鎖在

高牆內，只能引頸略窺個大概。我們接著參觀大寶藏院。這是一九九八年完工的新建築，簡單來說就是法隆寺的博物館，展示該寺千年「家當」。大寶藏院非常華麗，建築的核心是「百濟觀音堂」，屋頂上的金頂金光閃閃，簇新得很。幸好躲在後頭，否則和整個寺素雅的風格不甚相配。

法隆寺不愧為一千四百年的古刹，藏品很多。雖說大寶藏院是法隆寺的博物館，倒是有一點不同於一般博物館——只要展品是佛像，或具有神聖性（如聖德太子畫像），其前皆有奉祀的擺設，如在小几上放個香罈之類的，做成簡單的祭壇。畢竟這是寺廟，佛像不是美術品，而是信仰之所託。

大寶藏院的收藏很多，印象最深的是玉虫厨子和百濟觀音像。厨子是供奉佛像、經卷、舍利等物的雙門外開櫃子，一般稱為佛壇，有各種形制，現在仍是日本人生活的一部份。我曾在信州諏訪湖日本友人的親戚家中看過彫飾甚麗的厨子。玉虫厨子傳說為推古天皇所有，屬於飛鳥時代，上下兩層，作宮殿形狀，臺座則為四方形須彌座。玉虫厨子的形狀類似法隆寺金堂，很可能摹仿更早期的建築物。此一厨子是檜木黑漆，周沿有金屬鏤空彫飾，其下貼著數千片玉虫翅羽，因而得名。玉虫，中文稱為吉丁蟲，是一種鞘翅目甲蟲，翅膀金綠色，色澤非常光

豔，除了日本之外，分布於臺灣、中國浙江，以及韓國等地。玉虫翅羽裝在哪兒呢？簡單來說，厨子的外部鑲嵌著鏤空的金屬飾片，在鑲上金屬飾片之前，先在鑲嵌處貼上玉虫翅羽，因此鑲上飾片之後，翅羽就成了鏤空處的鋪底，發著虹彩般的綠光。然而，要在現場看到玉虫翅羽，非常困難，一則燈光黯淡，厨子黑成一團；再則翅羽千年後剝落殆盡，所剩無幾。然而對著迷於細節的人而言，能否看到玉虫翅羽是大事。（註三）厨子的門扉、壁、臺座有飛鳥時代鮮麗的圖繪，如捨身飼虎圖，描繪釋迦牟尼前生以己身餵餓餓的老虎和幼虎的故事。可惜由於燈光和角度的關係，當場無法看真切。事後看圖片，毫無印象。

雖然俗語說「百聞不如一見」，然而，原物有時比不上圖錄照片清楚。我們對世界珍貴文物和藝術作品的熟悉和鑑賞，往往得透過專業攝影師精心拍攝的照片，但這類照片所顯現的，脫離了原物的氛圍。不過，話說回來，任何被展示的文物和藝術品，其實都脫離了原來的氛圍——如華特·班雅明所提示的。這是沒有辦法的，只是人們若能意識到此，或許對其原來的氛圍還能稍作點想像。就存留這麼多寶貴古建築的法隆寺來說，千年前的法隆寺，氣氛和現在截然不同，人氣活絡，光是僧侶就有三百位左右，



法隆寺的百濟觀音像。

寺內時常舉辦各種活動，人來人往的。眼前看不到幾位僧侶，觀光客取代了信徒。

研究日本佛教美術史的人，一想起法隆寺觀音像，必定浮現好幾尊著名的觀音像，且必然包括百濟觀音像和夢違觀音像，兩者皆為國寶。夢違觀音像此時正在東京的博物館展出，不得見。（註四）大寶藏院的百濟觀音堂為供奉百濟觀音像而興築。百濟觀音像，高二〇九·四公分，非常修長，體態優美，細目圓頰，唇帶微笑，天衣輕垂，左手兩指拾水瓶，右手平伸，手心向天，給人十

分柔和脫塵的感覺。觀音像本身是樟木雕刻，頭上戴著鑲有藏青玉的寶冠。寶冠、寶珠形光背、胸飾和腕釧是金屬製品，千年之後古色蒼然，讓人生思古之幽情，然開眼時想應華麗無比。百濟觀音像本身是個謎，屬於飛鳥時代並無爭議，但「來歷不明」。法隆寺古文書未登錄此一佛像，至十七世紀才出現記錄。明治三十年（一八九七）指定為文化財時，作「觀音菩薩傳百濟人作」，現在大抵認為是在日本製作的。美術史上，百濟觀音像具有白鳳時代佛像的若干美學特

徵，是從飛鳥過渡到白鳳的珍貴作品。根據一篇一九三六年的文章，當時玉虫廚子和百濟觀音都在金堂。（註五）置身金堂中的百濟觀音，是否更具魅力？我很想知道。

展覽文物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千年織品。展品之一的「調布」，是當作賦稅的布，讀者當記得歷史課讀過的難以了解的「租庸調」制度。這是一塊淺色麻布，奈良時代，也就是一千二、三百年前的東西，和現在的麻布簡直無兩樣。比起「調布」，「蜀紅錦」（通稱赤地錦）則更古老，顏色很美，年代注明為：飛鳥時代、唐朝。我曾在西域和絲路文物展中看過同其古老的美麗織品，心想就是拿到當代複製，也將是高級百貨公司的昂貴品。玻璃櫃中另有一件「牛皮華鬘」，時代較晚，鎌倉至南北朝之間。如果不是品名有「牛皮」兩個字，相信沒有人能看出巧麗文樣底下的質地是牛皮。結伴同行的兩位婦人挨過來看，一位驚呼：「牛皮！」





法隆寺原本寺僧多，人氣活絡，如今觀光客取代了僧侶與信徒。

展覽館內由於人多，加上空調不足，室內溫度很高，看得頭昏腦脹。離開大寶藏院時，以為門口會像一般博物館一樣，設有禮品店，販賣文物圖錄等，東張西望而不得見。雖然有點失望，卻暗自為法隆寺缺乏商業氣，感到高興。寺廟維持寺廟的氛圍，畢竟比較好。想起昨天在京都參觀某禪寺，到

處賣東西，商業氣嫌重了一點。

外頭頗冷，天氣陰晴不定。沒一會兒西邊的天烏雲密集，飄起細雪來，濛濛綿綿，東邊卻仍明亮，大放晴光。連接西院伽藍和東院伽藍的是一條長路，很寬敞，兩旁築有灰簷土牆，走在雪絮沾地不濕的黃土路上，彷彿走向世外桃源。如果我是千年

前前來拜觀的信眾，大概要生出這裡就是彼岸的感覺。

東院伽藍主要建築是夢殿，所在地就是斑鳩宮舊址。聖德太子逝世後，斑鳩宮化為廢墟。行信和上是太子生前極為信任的高



僧，他感嘆斑鳩宮的荒廢，發願建造供奉太子的伽藍。天平二十年（七四八）以聖靈會之創始為肇機，此地遂成為聖德太子信仰的聖地。作為東院伽藍本堂的夢殿，是八角形屋頂的圓形建築，創建雖在天平年間，鎌倉時代（一二三〇）曾大加改造，已非原貌。夢殿供奉救世觀音像（飛鳥時代），據稱是聖德太子的等身像。J君說中國也有這樣的作法，意味著帝王是當今的如來。

毗鄰東院伽藍另有中宮寺，據說原址是聖德太子之母穴穗部間人皇后的御所。供奉的本尊彌勒菩薩半跏思惟像是飛鳥時期的傑作，另有現存日本最古老的刺繡「天壽國曼荼羅繡帳」，是太子之妃悲念太子之死而繡的理想淨土。我們抵達中宮寺入口，大門已

深閉。抬頭西望，細雪曼妙如舞，寒氣襲人。

走出法隆寺，天色逐漸黯淡下來。寺前的商店大都熄燈關門了，冷冷清清的。幸好還有一家餐館開著，我們進去歇腳，品嚐法隆寺名食「茶粥」。從餐館出來等公車，發現只剩最後一班車，才五點多呢，差點錯過。曾聽日本人說過，以前法隆寺附近非常「鄉下」，後來因為觀光客多了，才慢慢變得那麼荒僻。記得幾年前，我和J君到能登半島海邊遊玩，以為日本到處都像東京一樣，車班接續不斷。誰知下車時發現五點左右巴士就停駛了，由於前不接村後不著店，不敢多逗留，遂搭乘來時的同一班車也就是末班車而歸。回京都途中，心想法隆寺參觀

一次是不夠的，在斑鳩另有同樣古老的法起寺和法輪寺，一天也看不完。此外，應該設法訪遊更「鄉下」的明日香，那裡多的是飛鳥時代的古蹟和考古遺址。J君開玩笑說：「明日香的歐巴桑、歐吉桑都是考古遺址的挖掘能手。」那麼，下次應該投宿奈良市內，時間才充分……

京都地下鐵車廂貼著一幅廣告，長髮的年輕女孩甜甜地笑著，背景是妙心寺法堂的雲龍圖，暗茶色。標語寫著：「日本有京都，真好。」（日本に京都のあつてよかつた。）我想，應該補上一句——「日本有奈良，真好。」

（註一）：近日偶翻閱日本色票舊書，得知

日本的「朱色」指的就是這種顏色，中國人喜歡的大紅，接近「赤色」，比較鮮亮，至於日本文獻所謂的「唐紅」，則比「赤色」來得沈靜。

（註二）：今年七月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發表新發現，該所利用年輪年代法調查，斷定金堂二枚天井板分別於六六七年和六六八年採伐，三處雲肘木則年代在六五〇至六六一年左右，皆早於六七〇年的大火，但由於這些木材可能

是採伐後儲存起來，日後再予以利用，因此尚不足以推翻再建設。見

《朝日新聞》二〇〇四年七月十六日，頁二八。

（註三）：玉虫廚子的玉虫翅羽是謎樣的存在，絕大多數現場參觀者都看不到金綠翅羽，如想看到，據稱須準備手電筒和單眼鏡，並得事先調查哪些特定部位留有殘片。據悉大阪高島屋別館展示玉虫廚子摹製品，貼著二千多片玉虫翅羽，重現千年前應有的翠綠光

輝，惜尚未得見。

（註四）：返回東京後，我到上野公園東京國立博物館法隆寺寶物館參觀「夢違觀音」特展，不只看到夢違觀音，也有緣拜見聖德太子幼年時的雕像，感受頗深。

（註五）：鈴木祖祐，《法隆寺巡拜記》（第一回），《以可留我》第一年第五冊（一九三七年六月），頁二七五—二八〇。